



朝觐者的心路

——兼谈宗教仪式的意义

[文章编号] I001 - 5558(2010)02 - 0036 - 09

● 丁 宏

[摘要] 本文主要从朝觐者的个人感受及伊斯兰教有关朝觐的教义出发 , 探讨宗教仪式的功能、意义。

[关键词] 朝觐 ; 伊斯兰教 ; 宗教 ; 仪式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12月,我以阿联酋国王朝觐邀请团团员身份,参加了穆斯林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仪式。

置身于这样一个有300万人参与的宏大仪式中,任何人都可能不被震撼。使用“心路”这样一个词,就是缘于我个人对仪式的认识及思考,也包括我所访的朝觐者的个人感受。

临行前,我就被告知,一定要以一个真正朝觐者的心态参加这次仪式,而不应该只把自己当成一个研究者。于是我换上穆斯林的装束,认真履行每一项宗教功课,不仅亲历了仪式的整个过程,而且实实在在地作了一次“参与观察”,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和同行者作了充分的交谈、讨论。

朝觐的过程是艰苦的,没有一颗虔诚的心,很难完成全部仪式。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难以想象,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每年会有几百万人从世界各地克服重重困难来到麦加,只为参加一个为期只有几天的仪式。朝觐规模之大,活动场面之壮观,是其他宗教或其他社会活动所罕有的。

仪式是宗教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宗教人类学所研究的仪式似乎又往往与边缘、传统及“初民”社会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伊斯兰教是一种民族性的、地方性的“小传统”,但就世界意义而言,伊斯兰教则是一



种“大文化”是被当作世界文化分类的一种类型。^①从这个角度讲,伊斯兰教如此浩大的朝觐仪式似乎在说明,仪式与人的密切联系不独限于“落后”的或传统的社会。在中国,国家主流话语的伊斯兰教与民众的伊斯兰教是有距离的,学者描述的伊斯兰教或是理想化的,或是妖魔化的,但通常将中国的伊斯兰教视为中国十个穆斯林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一种观点是,现代化或社会的发展,早已或势必改变传统的文化。但事实可能并不这样简单,传统的积淀或许远比想象中的深厚。我们习惯于用“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解释社会发展,但作为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宗教也许与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们可以举本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许多地方村社在社会发展中恢复传统宗族信仰,这也并没有反过来减弱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伊斯兰教是看重“今世”、“后世”,主张“两世吉庆”的,它的这个特点使其不可能置身于社会发展潮流之外——这是从社会层面认识伊斯兰教,我们也不能忽略宗教的信仰层面。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我有这样的感受,即我们过于强调宗教的意义、功能这些理论化的东西而忽略了宗教与人性基本需要方面的联系,而朝觐,恰恰为从这个角度理解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视角。

二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项天命功课之一,是每一个具备条件的穆斯林应履行的宗教义务。^②《古兰经》云:“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3:97)^③先知穆罕默德说:“为真主而朝觐者,在朝觐的过程中既没有胡言乱语,也没有胡作非为,那么,他归来的时候,犹如初生的婴儿一般。”^④

朝觐的时间是伊斯兰教历(希吉来历)每年的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⑤其仪式大致如下:

(一)受戒。受戒前要先理发、刮胡须、修剪指甲、清除体毛、洗“大净”^⑥,之后男子要赤身披上戒衣,免冠,赤足或穿拖鞋。戒衣是两块未经缝制的白色棉布或针织毛巾被,一块围扎在下身,一块披在上身。女子穿平日衣服即可,不化妆,不蒙面,但要用头巾遮发。穿戒衣后要面向克尔白方向礼两拜受戒拜,并为朝觐举意,之后诵读“应召词”:^⑦“真主啊,我应召来了!我应召来了!我应召来了!唯您独一无二,我应召来了!赞颂确归于您,唯您有恩惠、权威,唯您独一无二。”从念“应召词”开始即进入受戒状态,其间不得打猎杀生,不得污言秽行、打架斗殴,等等。

(二)进驻米纳。受戒后,朝觐者离开麦加进驻米纳山谷帐篷营地(位于麦加东郊6.5公里处),八日晚在这里过夜。

① 如所谓四大文化圈的划分,即将世界文化分为儒教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佛教、印度教文化圈(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伊斯兰文化圈(包括中近东、南亚、北非)、基督教文化圈(包括欧、美、大洋洲)。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这种既有共性而内涵和形式又各异的文化圈的划分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基础。

② 朝觐是一项有条件的功修,因此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必须执行,而是只限于成年的男人和女人。朝觐者必须身体健康、理智健全,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本人在旅途中有足够的旅资,家中老小生活无忧,不得身负债务。

③ 即《古兰经》第3章第97节。以下《古兰经》引文均以此方式注明。

④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康有玺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454。

⑤ 朝觐分“正朝”和“副朝”。在规定的正朝日子以外的任何时间进行的朝觐均为副朝。正朝属于“主命”,副朝是圣行(逊奈),文中所说朝觐如不特别说明,即指正朝。

⑥ 伊斯兰教净身仪式分为“大净”和“小净”。“大净”即用水洗涤全身;“小净”即用水洗涤部分肢窍。

(三)驻阿拉法特站。九日晨,朝觐者前往距麦加25公里的阿拉法特站留一天。“阿拉法特”意为“认识”,指“人祖”阿丹与好娃在“天国”被贬后,在人间重会相识,意味着人类之间的相会结识。驻阿拉法特站也是为了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在这里发表了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演说。“这一天意义重大,人数众多。真主施恩惠予他的众仆人,并以它们向天使们炫耀,这一天得到真主宽恕、从火狱上得到脱离的人最多。”^①朝觐者这一天要多念“都阿”^②和赞词,虔诚地礼拜、忏悔。人们登上高处,面向克尔白方向祈祷、赞主,许多人痛哭不止。

(四)露宿穆兹代里法。在阿拉法特站停留至黄昏后即离开,返回米纳。途中,至穆兹代里法停留并露宿。其间朝觐者要捡石子49颗备用。

(五)射石驱邪。十日,朝觐者返回米纳驻地后,徒步前往“阿格白”射石场,做射石驱邪仪式。射石场有象征恶魔的大、中、小三个水泥柱(近年来已将水泥柱改建成三道石墙)。朝觐者首先向大石墙投射7颗石子,每投1颗都要高念“真主至大”。射石驱邪仪式是纪念伊斯兰教先知伊卜拉欣在此曾用石头赶走魔鬼的诱惑,也是为了保护朝觐者在朝觐期间或以后不被恶魔诱入歧途。射石驱邪仪式一般是三次。与十日投击大石墙不同,十一、十二日要按小、中、大石墙顺序,向每面墙各投7颗石子。

(六)宰牲和初次开戒。据载,伊卜拉欣为了表示信主真诚,决心牺牲自己的儿子伊斯玛仪,但受到魔鬼的阻挠。伊卜拉欣用石子将魔鬼击退,并以子献祭。安拉看到伊卜拉欣真诚,便赐他以羊为牺牲代替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宰牲的来历。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为宰牲节。朝觐者在第一天完成射石驱邪仪式后,即在米纳宰牲。目前中国朝觐者通常将宰牲费用交给沙特伊斯兰发展银行,由沙特国家屠宰场在法定的时间和地点代为统一宰牲。完成宰牲后即开戒。男子要剃头,并脱去戒衣,换上平日衣服;女子剪去一缕头发以示开戒。至此除夫妻房事外的一切禁忌解除。

(七)环游天房。朝觐者可以在十、十一、十二日三天选择时间到麦加禁寺^③进行环游天房仪式,即以天房东南角黑玄石正对地面的黑线为起点和终点,以逆时针方向环游天房七圈。其间如有可能可亲吻黑玄石,若人多拥挤则从远处举手致意。环游结束后,须到天房内伊卜拉欣立足处礼两拜圣行拜。如此处太拥挤,也可在禁寺内其他地方礼拜。

(八)在萨法和麦尔卧之间奔走。环游天房后,先登上萨法山高处,面向天房致意、念祷词,从这里开始奔向麦尔卧山,这样来回奔走七趟。相传先知伊卜拉欣的妻子哈哲尔带着儿子伊斯玛仪来到麦加,当时水尽粮绝,干渴难耐。焦急的哈哲尔为寻水而在萨法和麦尔卧两山间来回奔走七趟,突然看见伊斯玛仪蹬脚的地方冒出一股清泉(渗渗泉)。这便是朝觐仪式“奔走”和饮“渗渗泉”泉水的由来。

(九)完全开戒。完成环游天房和在两山之间奔走仪式之后,朝觐期间的禁忌完全解除。

(十)辞朝。朝觐者在离开麦加前,应最后一次去禁寺环游天房七圈。至此,朝觐仪式完全结束。

三

中国2008年朝觐者近一万二千人,为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以西北为多。从朝觐者身份看,农民占多数,此外有工人、经商者及教职人员等,知识分子、干部比重很小,特别是城市居民中在职人员少,以退休者为主。其中50岁以上者居多。

由于我想从普通信仰者角度了解如何看待朝觐这一问题,所以我在朝觐过程中,有意识地选取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39位朝觐者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包括朝觐的意义、朝觐经费来源、平

① 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著,阿里译《朝觐若干问题的教法说明》,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事务部出版发行,伊历一四二四年(公历2003年),第44页。

② 为阿拉伯语,意即“祈求、祈祷”。

③ 伊斯兰教“圣寺”,是穆斯林礼拜朝向的“克尔白”(天房)的所在地。相传穆罕默德生前将该地划为禁地,即禁止非穆斯林入内和狩猎杀生、斗殴等行为,故名。



日的宗教功修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朝觐者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礼拜、封斋等宗教功课。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大都表明经费并不是问题。目前在我国,朝觐基本是一项自费活动。朝觐人员需要交纳的费用主要有三项:机票费,在国内办理签证、注射疫苗、运输行李等方面的服务费;在沙特阿拉伯的包括住宿、交通、宰牲等方面的费用。此外,朝觐人员在外伙食自理。所以朝觐一次至少要花费3万元人民币。这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不小的数字。但他们坚持说平日可节俭一些,子女也会给予支持,只要能参加朝觐,钱不是大事。城市的退休人员,如几位北京老太太告诉我,他们没有靠子女,是用多年积攒的退休金来麦加的。

至于朝觐的意义,在我的访谈对象中,除一位知识分子、一位退休的伊斯兰教界干部提出是为增加穆斯林认同、感受世界穆斯林团结这一目的外,其他人均从个人信仰角度谈这一问题。以下举几个代表性个案:

个案1:男,70余岁,天津人

为加强信仰、纪念安拉而来。是和老伴、儿媳妇、孙子一起来的。儿子在经费上给了支持。花费大,收获也大,特别是孙子可以从小知道自己的信仰,以后能够坚守伊斯兰教信仰。

个案2:男,70余岁,四川人

一个穆斯林也许没有钱,但他是最富有的,因为他有信仰。“尔麦里(宗教功课)就是心灵的药。穆斯林要遵守“五功”——念、礼、斋、课、朝。为什么将“朝”放在最后?因为“朝”最艰苦。你的信仰虔诚不虔诚?如果虔诚,你就来朝觐。当然朝觐要有条件。我父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一生都想来朝觐,但到无常(去世)也没有实现。为什么?因为没有钱。我父亲生前告诉我,只要有条件,一定替他完成这个心愿。我父亲带着这个缺憾走了,所以我发誓一定要完成这个心愿。

个案3:女,70余岁,北京人

朝觐是“五功”之一。现在前四功都做了,最后一个心愿是一定要完成的。年轻时对信仰不重视,那时候政治、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迷迷糊糊就过来了。退休后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礼拜、把斋。这几年自己也老了,攒了些钱朝觐。若不做这项功课,心里不安,感觉没有完成信仰。虽然70多岁了,但身体还行,等过了75岁,可能腿脚就不利落了。你们年轻,要早些完成功课,这对你们今世也好,后世也好。年轻人懂了教门就不糊涂了。我认识一位老人,她与老伴卖了多年的早餐,积攒些钱,但都存在儿子名下。现在她想来朝觐,但儿子就是不给她钱,她也没有办法。

个案4:女,30岁,内蒙古人

这次与丈夫同来,是共同完成主命。作为穆斯林,一定要完成朝觐功课,只要条件允许,越早越好。

个案5:男,62岁,宁夏人

攒了几年钱,就是为了完成朝觐功课。本来2004年定好和老伴来,但老伴身体不行,来不了,就一个人来了。这次主要为老伴来,也算是代朝吧。在主命上要共同完成,不能撇下她一个人。

个案6:女,62岁,甘肃人

老家是甘肃,后来嫁到内蒙。丈夫是阿訇,我们每天做礼拜,完成各项功课。

现在就剩一项朝觐了,一定要完成,将来才能进天堂。但朝觐后要做好事,行善,不说谎,按时做礼拜,这样才能不算白来,否则一样进不了天堂。

个案7:女,50余岁,河南人

朝觐是天命,作为穆斯林就要完成。只要做好“五功”,才能挡住火狱的焚烧。而在这“五功”中,朝功是最重要的。为了后世进天堂,不入火狱,朝觐是一定要做的。我们都是带罪之人,只有真主能够救我们。朝觐后,我们洗了罪,干净了,就像刚刚出生一样。

个案8:男,75岁,甘肃人

是第二次朝觐,为此谎报了年龄,担心75岁了不被批准。多来一次,离真主就近一些,后世就能进天堂。做买卖钱挣得差不多就行了,要留些时间和钱干后事。朝觐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没有一分是不干净的。今年回去后好好干,明年还要来。无常前,每年都要来。

个案9:女,40岁,青海人

和丈夫一起来的,孩子也来了。这几年日子好过了,托靠主。主也会保佑我们后世好的,这就要好好敬主,做好每一项功课。来朝觐也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从小知道敬主,以后要行善,做主喜悦的事。

个案10:女,50岁左右,四川人

今年我们那里地震,托靠主,家里没有受什么损失。我要好好敬主,做好每一项功课,以报答主的恩典。我们做的一切,主都知道。要进天堂,就要朝觐。

四

从伊斯兰教层面上讲,朝觐是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天命”。真主创造了人类,并规定了一些功课,朝觐就是训导穆斯林的一种功课,令他们对身、心、性、命、财作适当的认识,最后能牺牲世界上所有的虚荣,返璞归真,趋于至善。对于穆斯林而言,朝觐是必修课,不朝觐不能完善自己的信仰,所以当今世界,每年有数百万穆斯林聚集圣城麦加,在传统的系列活动中,亦步亦趋地遵循圣行和规则固定的礼仪,千年不变。按照伊斯兰教的解释,朝觐程序中的礼仪,有伊斯兰的历史渊源,古今一贯:由先知阿丹起始,代代先知相传,一直传到先知穆罕默德。如果我们从穆罕默德时期算起,那么这种功修礼仪也已经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所以被穆斯林所认同并严格奉行,这与其中所传达的对人今生后世的重要意义分不开。

人生的有限性,或人所必须经历的生老病死,是宗教产生的根源。人类自产生就祈求有某种神圣的、人力所不及的力量,来帮助克服生命的有限性,获得生命(或灵魂)的“永生”。这也是宗教的魅力所在。据传穆罕默德曾经说过:“顺服的朝觐其回赐和报酬就是天堂乐园。”^①而朝觐的全过程,正是演绎了人生命的旅程。一个朝觐者,当他从家中动身时,要与亲朋好友告别,如同生离死别。路途中经历各种艰辛,在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转引自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著,阿里译《朝觐若干问题的教法说明》,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事务部出版发行,伊历一四二四年(公历2003年),第11页。



茫茫沙漠中奔向天房——这里是地球上最接近真主的地方。所以全世界各种肤色和语言的穆斯林,都集中在天房周围绕行,祈祷真主饶恕并保佑其获得天园生活的“后世”。朝觐仪式也是“复活日”的演习,参与者着装与平时不同,即脱去缝制的衣服,只穿上白色的戒衣。白色是真主最喜欢的颜色,穆斯林去世后也要以这样的穿戴去见安拉:天地间所有的人,无一不仆从于至仁主,他已精确统计核算过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将在复活日单独来见主。(19:93~95)能否获得真主的喜悦以在复活日获得进“天园”的奖赏,对穆斯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而朝觐对于实现进“天园”的理想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这不仅仅因为朝觐是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天命”,更重要的是其结果。伊斯兰历十二月开始的十天被认为是一年之中最难得的高贵日子。据传穆罕默德曾说:“一年之中没有比这个十天更为重要的日子,因为最能取悦于真主。”^①而且“在麦加禁寺里礼一拜,强过在其他清真寺里礼十万拜。”^②所以“朝觐者在麦加期间,当多多地纪念真主,增加顺从真主的各种各样的善功,尤其是礼拜、游转天房等功课,以及赞圣。在禁地‘哈兰’,任何一件善功都得到加倍的回赐和报酬。”^③对于穆斯林而言,最好的回赐,就是后世进入“天园”。

但伊斯兰教毕竟是主张“两世吉庆”的“入世”宗教,所以从宗教意义而言,朝觐是修行功课,但目的不是要人们等待死亡,而是要人们在有生之年体验一次死亡后的归宿,激发人生的积极性,端正方向,继续奋斗。朝觐的场面类似天国,但不是天国,朝觐完成之后,洗涤了灵魂中积存的污点,过去的罪过得到真主的饶恕,纯洁的程度如同“初生的婴儿”,一切可以从头开始,尽其一片忠心敬畏真主,善待家人和服务社会。按照穆斯林的解释,安拉主宰所有人类,对每个人公正判决,是所有人的最后归宿,每个人死后都将根据一生品性而分类归队。所以要有幸福美满的“后世”,首先要有一个德善兼备的“今世”,而且这个“今世”是以遵守真主的“天命”为前提的。

朝觐就是穆斯林在今世所要遵守的“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参加朝觐的人,从受戒开始,就马不停蹄地运动着,环绕天房、在山间奔走、登阿拉法特山、投石驱邪……任何一天都是黎明前起床参加晨礼,夜间宵礼之后才能睡眠。这是信仰的礼仪,也是穆斯林的生活规范:起早贪黑,日夜兼程,为真主完成人生一世。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朝觐功修中的各种礼仪,都是为了加强对独一无二真主的信仰,求得真主的宽恕、保佑和喜悦,免除后世的惩罚,并能最后进入“天园”。如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的奔走,是为纪念先知伊斯玛仪的母亲哈哲尔的奔走事迹:当年她顺从了主的旨意,主便提升了她的身份和地位,解除了她的困难和不幸,给她和她的儿子赐予了宽裕和幸福的生活。再如投石驱邪是为彰显先知伊卜拉欣的忠诚,他经受了真主的考验,战胜了恶魔,以行为证实了敬畏真主和信仰虔诚,必定是一个成功的人。

每一项朝觐仪式都有相应的祈祷词,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朝觐礼仪的内在含义:

(环游天房第一圈的祈祷词)赞主清静,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至大!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只依靠崇高伟大的真主!……真主啊!我求您赦宥,求您赐予我健康和两世吉庆,求您让我进入乐园,免遭火狱的惩罚。

(奔走在萨法和麦尔卧之间的第一趟的祈祷词)真主至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我们的养主啊!求您拯救我们脱离火狱,让我们安全、成功、愉快、高兴地与您的善良的仆人们在一起。求您让我们同您施过恩的先知们、忠信者们、烈士们和善人们在一起,这些人是最成功的。这是来自真主的恩惠,真主确实是全知的。

① “朝觐功修的美德和规则”转引自“伊斯兰之光”网站(www.norislam.com)

② 此条圣训引自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著,阿里译《朝觐若干问题的教法说明》,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事务部出版发行,伊历一四二四年(公历2003年),第62页。

③ 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著,阿里译《朝觐若干问题的教法说明》,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事务部出版发行,伊历一四二四年(公历2003年),第61页。“禁地‘哈兰’”即麦加禁寺。

(露宿穆兹代里法的祈祷词)真主啊!求您在此地赐予我所有好事,并从我身上祛除一切坏事。除您外,无谁能如此做到,除您外,无谁能赦宥我。

(驻阿拉法特站的祈祷词)除真主外,再没有应受崇拜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主。一切全权全归他,一切赞颂全归他。他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他是永生不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全归他掌管,他对万事是万能的。真主啊!我们为您而来,在您的平原里小驻。我们盼望您,寻求您的恩惠,渴望您的慈悯,畏惧您的刑罚,朝觐您的天房。掌管祈求者的需求且全知沉默者心事的主啊!除您外,我们不祈求任何事物。您的恩惠是无限的,求您赐予我们更多更大的恩惠和至善。真主啊!各种语言的朝觐者在您面前泪流满面地呼唤,渴望获得您的恩惠和襄助。我的养主啊!我唯一的祈求,求您宽恕我,并在喜悦我之后别恼怒我;求您指引我之后别让我迷误;求您赐我知识之后别让我愚昧;求您赐我完善的归宿;求您从火狱中拯救我;求您让我愉快地进入乐园。当今世的人们遗忘我时,求您在我苦难时提醒我。我归真入土后,我今世的亲朋好友必将失去我,与我断绝交往。全能之主啊!博施之主啊!至慈之主啊!真主啊!求您赐我坦荡、虔敬、克制、纯洁和使我富裕满足。真主啊!一切赞颂全归您,犹如您昭示的那样,而且比我们的赞颂更好。真主啊!求您喜悦我并让我进入乐园,求您保护我免遭您的恼怒和火狱的刑罚。^①

以上这些祈祷词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是赞主;二是免除火狱,进入乐园。真主是永生不灭、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人只有通过信仰真主、祈求真主、以主命行善止恶才可以克服生命的有限性,并能够有更好的“后世”——这是对生灵的精神慰藉,而宗教长久的生命力也恰恰体现在此。

五

宗教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信仰系统,一是仪式系统。仪式是信仰的行为化,内在信仰由于表现在礼仪上而被外在化和具体化了。信仰者通过一系列仪式,建立起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联系。

宗教仪式往往是高度程式化的,它表达着某种宗教的复杂意义。对此,学者多有研究。早期人类学著作侧重于对所谓原始文化中的巫术、禁忌、图腾崇拜、萨满教等仪式进行描述,而且过分强调其神秘色彩。当代学者为仪式赋予了许多现代意义,热衷于从政治、社会角度研究仪式,即传统的仪式意义有了许多新的解读。但宗教属于非经验知识,它立足于信仰而不是现实。宗教仪式活动通常都和最基本的生命需要相关——通过一系列固定的仪式,向所信奉的最高主宰表达诚信,以求得宗教意义上的“永生”。对于最普通的仪式的实践者来说,他们心中保留的仍然是仪式的最基本的意义。他们或许根本不会去考虑甚至根本不了解学者所构建的各种理论,只是一如既往地奉行仪式。前面我们访谈的对象代表着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信仰者,他们参加朝觐仪式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信仰使命,求得真主庇护。尽管仪式是几百万人参加的集体性行为,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则完全是个人行为。他们通过参加仪式,使自己从日常生活环境中脱离出来。通过宗教仪式(包括宗教禁忌)所强化的神圣与世俗的区别,世界在人的心目中不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充满意义的“有序世界”。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里,不再感到迷茫彷徨。他不仅在无限的宇宙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明确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从而有了强烈的安全感和稳定性。至少人在追求神圣、摆脱尘俗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心灵得到净化的感受,能够保持一种生活有方向

^① 以上祈祷词引自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中国穆斯林朝觐实用手册》[C],第三章“朝觐念词——朝觐常用‘都阿(祈祷词)’[A],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34~88。



的感觉。这种心境无疑会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使人们获得某种心理平衡。

仪式的场所是神圣的,是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在这里,一个人没有任何社会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身份,其文化异质性在此荡然无存,有的只是穆斯林之间的身份认同。仪式的参加者只是通过仪式过程求得与神圣的主宰沟通。仪式提供了一个空间,使人们有机会体验象征作用。通过仪式,罪恶得以洗涤,心灵得到净化,朝觐者以新的身份再生。朝觐后,人宛若“初生的婴儿”般纯洁——这就是宗教意义上的再生。但要达到此种境界,就需要过渡,需要吃苦。“吃苦”在宗教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社会学家杜尔干看来,“吃苦象征着他切断了与世俗世界的某种联系,因而证明他部分地摆脱了世俗世界,因而吃苦被合理地认为是解脱的手段。”^①朝觐者通过长距离的旅途达到圣地时,他超越了原有的自己,并以一个新的个体与安拉沟通,即处于被人类学者称为“阈限”(liminal)的状态。“阈限是一个界限,是一个时段,是一种区别,也是一种离开了原有状态的状态。”^②

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宗教仪式研究方面颇有造诣。按照他的解释,仪式就是处在两个“稳定状态”中的转换过程,是一种“阈限”阶段。这个阶段是一种非常的、颠倒的、共同的、平等的、狂欢的“反结构”状态。在这一阶段,平时所有的分类和范畴在仪式中都不存在。^③在朝觐过程中,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的退休官员在游过天房后,因有一个路口被封而向执勤的警察说明自己身份的重要,但他没有如愿。朝觐期间的麦加与外面世界的等级社会形成反差。在这里,差异被人们有意无意降至最低,种族、民族的边界都减弱甚至消失了。人们语言不通,但彼此可用阿拉伯语的“色俩目”相互问候。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只是这种“全球化”是在场的人都能感知到的,是以某一种身份为界定标准的。身份的符号包括外观上的,如妇女遮住“羞体”的盖头(面纱)在麦加的近一个月中,我没有见到一位不戴盖头而上街的女性,男子的戒衣,也包括共同使用阿拉伯语诵经及仪式严格、同一性的礼拜和游走天房等活动。

通常认为,在现代社会,宗教的社群意义相对减弱,其个人意义(满足生死需要)则在增强。事实上,宗教这样一种人类普遍的文化现象就是人生需要的结果。我非常赞同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他认为宗教不是产生于思辨,也不是产生于幻觉和误解,而是产生于人类生活的困境,产生于计划与现实的冲突,就其心理来源而言,宗教产生于人类对永生的渴望和与神进行感情交流的动机。“在它的信条方面,宗教与人以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恼。每个文化中都必然的有其宗教,因为知识使人有预见,而预见并不能克服命运的拨弄……文化对于宗教的需求虽然是衍生的和间接的。但宗教最后确实深深的生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以及这些需要在文化中得到满足的方法之上。”^④

由于研究、关注的角度不同,对宗教、仪式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代表现代潮流的仪式研究,主要关注的不是功能问题,而是阐明仪式本身内存逻辑和象征意义的问题。关键不在于仪式为人们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对人们说了什么,它如何为参加者所理解。”^⑤对于朝觐仪式的解读,从参加者角度来说,与个人的信仰需要及生命关怀密不可分。“(伊斯兰教)与一些民间信仰不同之处在于,或许后者最关注的是它崇拜的神灵是否灵验,是否有求必应,能否保佑家畜平安,而穆斯林则是真正相信安拉的佑助,相信只要真心向主,总有好的后世。”^⑥由于朝觐仪式是集体性的,其客观上也确实发挥着增强穆斯林认同与凝聚力的功能——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几百万的穆斯林齐聚麦加,不需要人为的强制,人们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完全

① E.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M]. 林宗锦等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349.

② 金泽. 宗教人类学导论[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275.

③ 参阅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柳博赞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④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 文化论[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78~79.

⑤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43.

⑥ 金光亿. 现代背景下的宗教与仪式[A]. 周星、王铭铭. 社会文化人类学演讲集(上)[C].

自发地形成这样一种聚合。这是一种穆斯林世界所独有、堪称世界上最宏大的仪式,而且自伊斯兰教产生的7世纪开始就被遵守和延续,它所产生的“功效”无疑是对所谓的以西方文化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的一种示威。它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不可能被忽略的。每年的朝觐,也被穆斯林学者作为学术交流的最好机会,伊斯兰教世界的领导人也会在这个时候商讨穆斯林世界所面临或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如果希望通过朝觐来关注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那么你会了解到有的地区或国家以政府资助形式派穆斯林赴麦加朝觐,其中的政治意义可见一斑。在这里,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成为政府政治经济活动的筹码,即仪式在某种背景下不仅是一种表达或象征,而且建构一种政治关系。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①事实上,从政治的角度、国际关系的角度转向信仰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伊斯兰教则是极富凝聚力的,而朝觐正是这种凝聚力的外在表现。

[收稿日期] 2009-11-12

[作者简介] 丁宏(1963 ~) ,女,回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导。北京 100081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a Pilgrim – the Meaning of Religious Rituals

Ding Hong

Abstract Based on personal feelings and the creeds of Islamic pilgrimag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religious rituals.

Key words pilgrimage; Islam; religion; ritual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the Aqtaligh from Late Ming to Middle Qing Periods

Han Zhongyi Ma Xiang Tang Zh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key orders of Islamic Sufis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Region, the Aqtaligh had a far reaching influence o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is area. However, not enough attention was paid to its early history by scholars.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utilizing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material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khadum - i - A'zam, who was father of Khwāja Ishān - i - Kalān and the Aqtaligh. The article discusses its early developing period, especially that concerning the earlier history of Afāq Khwāja, namely Khwāja Hidāyat - u - allāh in order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about them.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 the Aqtaligh; Makhadum - i - A'zam; early development (* P. 142)

①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189.